

• 武侠精品 •

雄霸江湖系列之

罗刹双星

柳城阳著



目 录

(中集)

三十四、惊心动魄	(303)
三十五、西冷桥头	(316)
三十六、桥下奇遇	(324)
三十七、罗刹双劫	(330)
三十八、情天巨变	(343)
三十九、空谷幽兰	(361)
四十、冰原情花	(371)
四十一、玄冰玉女	(384)
四十二、喋血冰原	(401)
四十三、水深火热	(411)
四十四、奇情百变	(425)
四十五、群雄毕至	(435)
四十六、恩怨难分	(446)
四十七、劫后余生	(460)
四十八、午夜魅影	(473)
四十九、古屋凝云	(484)
五十、春梦无痕	(496)
五十一、草木皆兵	(510)
五十二、杀机重重	(523)

五十三、意乱情迷·····	(533)
五十四、深情似海·····	(548)
五十五、天外有天·····	(554)
五十六、龙虎风云·····	(565)
五十七、金剑遗秘·····	(579)
五十八、勒王义师·····	(592)
五十九、白云苍狗·····	(602)
六十、蛇蝎雄兵·····	(613)
六十一、深宫剑影·····	(626)

原书缺303--312页

厚的内力，当真有天摇地动之势！

苦核在诧异中手忙脚乱地应付过去，虽然没有受伤，却已狼狈不堪，连身上那领僧衣也被劲风刮得残破不堪。

这一来可激发了他的凶性，蓦地大喝一声，双掌齐扬，掌心中涌出两道彩色光华，如潮涌至！

司马瑜认得这是五行真气，却想不到苦核竟能同时溶合发出，不禁大是吃惊，几乎要叫出声来。

五行相生相克，土制水，水制火，火克木，木克土，金又克木，薛冬心传他之际，只教他因势制宜！

然而苦核已把这五种神功溶合使用，使之相生相成，木生火，火成金，金生水……这威力简直无法想象！

方天华也是一怔，赶紧盘腿坐下，一手柱地，一手在胸前缓慢地移动着，凌空划圈！

那圈子里涌出一股淡青色的气流，迎上苦核的掌风，立刻胶着不动，苦核连连挥劲前送，掌风也突突地向前挤压，却始终冲不过那一圈气墙，不禁大声怪叫道：“你这是什么功夫？”

方天华神色上还维持着平静，脸皮的肌肉却在微微颤动，显见得吃力之至，缓缓地道：“阴阳赋凭乾坤，本于一气而已，你怎么连上清昊气都不认识！”

苦核将牙一咬，双手上的劲道用到十二分，连开口说话的精神都分不出来了，方天华也是一样，圈子越划越慢，劲力也越用越大，紧紧地纠缠着！

司马瑜被二人的争斗惊得有如置身梦境！不！就是做梦也想不到世上会有这么深的功力！

方天华的额际已有汗水流下，用眼色向他暗示了一下，司马瑜先是没注意，最后才发现了，赶忙趋前问道：“前辈有何

指示？”

方天华再对苦核望了一下，司马瑜依然不明白他的意思，方天华无奈，只得用柱地的那只手写道：“点他的来掘地机二穴！”

司马瑜一望苦核，见他与方天华一样汗水直流，知道二人此刻功力悉敌，自己只要稍加助力，便可决定胜负，苦核的功力纵然高出自己良多，可知现在他全部劲力都被方天华绊住了，自己只须一伸手就能制他于死地！

可是他怔了一下，只摇摇头道：“晚辈不能乘人之危！”

方天华脸色一动，手在地下又写了一个字：“滚！”司马瑜固执地道：“不行！前辈是为了我才出手的，我怎可一人离去！”

方天华长叹一声，手指仍是写道：“我胜望不多……”

司马瑜赶紧道：“在下生死俱与前辈共之！”

方天华摇摇头，脸上微现怒色，手书道：“并死无益！芸娘处误会不释，余死而含恨！盼从余言！”

司马瑜还在犹豫，方天华又连连急书道：“余气已有竭象，良机将失，速行，否则负余出手之心矣！”

司马瑜见他写到最后，笔迹已经歪曲难辨，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再看他喘息之状，心中大是为难！

方天华已经没有能力再写字了，只是把祈求的眼光望着司马瑜，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神情疲惫不堪！

苦核也差不多，可是他的火候似乎略高于方天华，所以还比较好一点，目光炯炯，嘴角含着一丝残忍的笑意！

司马瑜作难良久，才毅然对方天华一揖道：“前辈今日成全之德，在下毕生难忘，在下一代前辈将心意传到！”

方天华一阵高兴，精神已振作了一点，伸手又歪歪斜斜

地写着：“善视琪儿……”

司马瑜却正容摇头道：“她既然是您的女儿，我就不能再跟她好了，因为我的恩师间接是死在您手上的，我不能找您报仇，却也不能再娶您的女儿！”

说完他又作了一揖，回头朝寺门外拔足飞驰而去！

走出没多远，就听得身后一阵巨震，忍不住收足回头张望，却见那座破庙已变为一片废墟！

那舍命力拼的两个人，一定是在力竭之前，鼓着仅剩余的一点精力，硬碰了一下！谁胜？谁败？谁死？谁生？

还是两败俱伤？

司马瑜不敢想，也不愿想！只是在心底埋下一声叹息，带着惆怅的心情，循着山道，急急拾路而去。

三十五 西冷桥头

依然斜阳芳草岸，依然柳笼十里堤。

春色浓浓地点缀着杭城，点缀着西子湖。

司马瑜意与萧索地踟蹰在湖畔，湖上的游舫往来如梭，吹面不寒杨柳风，薰人欲醉，却吹不开他深锁的愁怀！

面对着一湖春水，尤增感慨！

前年他还与师尊长眉笑煞在一起，伴着冷如冰享尽湖上春光，而今却已人事全非了！

在荒山古寺中邂逅苦核公，又意外地遇见了方天华，意外地发掘到方天华与薛冬心之间的曲折情事，更意外地离开了那里？

方天华与苦核的生死未卜，他不去关心这些，不管是谁死了，或是两人都死了，也是应该的事，因为他们两人都做过不少恶事，一个是尸魔，一个是凶人，自有其取死之道！

惟一的遗憾是他也没有找到薛冬心与薛琪，想起对方天华所作的承诺，心中加上了一重负担！

渡过了一段寂寞的时光，他重回此地，因为这是他与冷如冰约定重晤的地方。

想起冷姊姊，他不禁由心中生出一股亲切之感，于是……追魂太岁阎飞庄上的初识，慈云下院中的谴倦，一齐都浮上了心头，使他特别地怀念起来！

一年的期限已过了五天，冷姊姊应该早到了，怎么到现

在还是芳踪渺渺，她会发生什么意外吗？”

想着！想着！他突然变得异常地焦灼，根本无心浏览湖上的胜景，只是不停地来回踱走着！

忽然有一阵叮当的声音传入他的耳鼓，抬头一望，原来是一个走江湖的卖卦先生，敲着报君知迎面走来！

他年纪不过四十来岁，一付落拓文人的打扮，除了右手的铁片外，左手还擎着一条白布长幡，上面写着“相天下士”四个墨字，司马瑜初时并不在意，以为这是寻常的江湖术士，可是仔细一瞧那四个字时，却又不禁微微一愕。

原来这四个字写得铁笔银钩，十分有力，笔意雄劲，尤属罕见，一个普通相士能写出这么好的字，倒是件不寻常的事，因为就凭这一笔书法，也不至于流落到要靠卖卜为生，流浪江湖。

沉思间，那相士已走到跟前，司马瑜受到那四个字的吸引，目不转睛盯在上面望着。

那相士见到司马瑜出神之态，含笑上前问道：“相公可是要问卜，山人文王神课，灵验如神……”

司马瑜摇摇头，相士又继续追问道：“山人还精解相法，预知休咎，善晓吉吉，指示心中疑难！”

司马瑜对他那一套江湖口吻毫无兴趣，只是指着那一方幡布问道：“这四个字可是先生自己写的！”

相士神色微微一动道：“山人落拓江湖，全仗口舌为生那里还请得起别人代书，只有自己涂鸭了。”

司马瑜一叹道：看先生的笔法苍劲，连古来许多名家都难望项背，何以会如此潦倒呢？”

相士也是一叹道：乱世文章都不值钱，这几个字又算得了什么？纵或敝书略有可取，世上如相公法眼又得几人！”

司马瑜听他语中略有牢骚，刚想表示一些同情之意。那相士又笑道：“山人卖卜有年，知己唯相公一人，只愧身无长物相敬，免费送相公一卦吧！”

司马瑜只佩服他的字写得好，对他那套江湖切口实在不感兴趣，仍是笑着推辞道：“先生不须客气，在下不过敬重先生是个斯文同流，却不敢多作打扰！”

相士微微一笑道：“相公不要瞧不起山人的卦，山人虽然仗此为生，却不是普通江湖术士可比，尤其山人的文王神课，并不随便出卖，非要合了山人的条件，山人才量人而卜！”

司马瑜倒被他这番话引起了兴趣，笑问道：“先生卜卦有些什么条件？”

相士微微一笑道：“非绝大疑难之事不卜，非生死关头不卜，愚夫俗子不卜！无缘者不卜！付代价不卜！”

司马瑜哈哈大笑道：“先生在开玩笑，前面三个条件倒还罢了，付代价不卜，先生总不能白做生意？”

相士也哈哈大笑道：“正其如此，山人纵有鬼谷之神，管络之灵，始终落得两袖清风，一身萧条！”

司马瑜更有兴趣了，笑着问道：“那么先生是如何找到主顾的呢？以先生的条件只怕一年也难得遇上一二个！”

相士轻轻一笑道：“山人就凭这一对眼睛，相天之下士，自然能于云云众生中，找到有缘之人！”

司马瑜心中微微一动道：“但不知在下合了先生的那一项条件，才蒙先生如此见重关顾？”

相士双目一睁，精光暴射，庄容道：“相公五个条件都合，山人行卜以来，还是第一次遇上相公这等顾客！”

司马瑜被他的眼光一震，知道这相士必非常人，也不是漫无目的地找上自己，心中暗存戒意，脸上还是含笑道：“既

然如此！就请先生指示迷津吧！”

相士淡淡地笑道：“那就恕山人直言无忌了！”

司马瑜故作从容地笑道：“君子问凶不问吉，先生且说无妨？”

相士凝视他片刻才开言道：“山人从相公气色上看来，日内必有凶险临身，幸而晦纹不深，尚无性命之虑！”

司马瑜一听他还是这套江湖陈腔滥调，不禁有点失望，淡淡地一笑道：“多承指教，在下定然多加谨慎！”

相士微有不悦地道：“相公莫非认为山人故作惊人……”

司马瑜轻笑道：“先生太多疑了，在下绝不怀疑先生之相理，只不过认为生死祸福，全在为人存心，在下并无亏心之处，灾祸当来自来，当消自消，不必太放在心上！”

相士哈哈大笑道：“相公不愧达人，只是还有点想不开，艳福当来自来，佳人当过自过，相公若是把这片等人的心情也同作福祸观之，便不会这样焦灼了！”

司马瑜闻言大惊道：“先生能够再说明白一点吗？”

相士笑着道：“其实山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相公这几日流连湖畔，不是在等着一位红粉佳人吗？”

司马瑜一时情急，不禁拖住他的衣衫道：“你怎么知道的？”

相士轻轻一抖衣袖，已将他的手拂开道：“山人结缘天下，专觅有缘人，已经注意相公几天了，今日时机已经迫在眉睫！不得不出来自荐于相公……”

司马瑜更急了问道：“你说什么迫在眉睫了……”

相士笑笑道：“相公此刻安闲自在，那危机自然不是应在相公身上，山人方才在袖中暗占一卦，卦象属阴，其位在西，应是西行阴人犯险，此人与相公大有关系，再一看相公的风

度举止，这阴人定是个娇滴滴的俏佳人……

司马瑜本来就怀疑冷如冰遭遇到意外，再听这相士一说更加证实自己的猜测，迫不急待地问道：“快说我冷姊姊遇到什么意外？”

相士摇摇头道：“山人不过是个卦象上看出来的，并没有预知一切的能力，否则岂不是成了神仙了！”

司马瑜不知道他是真是假，但是对方并无敌意，也不能向他变脸，只得强捺住性子道：“先生至少可以告诉我她在什么地方吧？她有危险吗？”

相士笑笑道：“这个山人或可效劳！”

司马瑜急问道：“她在那里？”

相士又捏了一下手指，口中喃喃捣弄了半天才答道：“好叫相公放心，那人虽处险境，目前尚无性命之虑……”

司马瑜大是焦急地道：“我是问她在那里？”

相士摇头道：“卦象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灵感，它只能透露出事情的征象，却说不出实际的时地……”

司马瑜大失所望地道：“方才先生还说可以……”

相士又点头道：“不错！山人是那样说过，卦象不足凭，可以测字，测字测机，触机决疑，心诚则灵！”

司马瑜赶忙道：“那先生快测字吧！”

相士见他那种情急之状，反而故意呕他道：“从相公这份焦急上看来，那失陷的女子，与相公的关系一定很密切！”

司马瑜几乎要发火了，大声叫道：“在下是请先生解决疑难，不是叫先生来探讨私事的……”

相士连连点头道：“相公说得很是！不过山人也不能无中生有，至少相公该说个字出来，山人才好测机！”

司马瑜迟疑一下才道：“要怎么样的字呢？”

相士笑道：“什么字都行，最好是完全不加思考，信口说出，无心之机，往往会有最佳的启示！”

司马瑜对着一湖绿波，信口说了一个水字。

相士闭目作态，将水字连念了好几遍，才睁目笑道：“妙妙妙！一池湖波春水遥，此水曾载西施泪，又传佳讯到小桥，水经桥下冷，冷水结成冰，冰化水，水成冰，冰生于水冷的水，冰化之水冷如冰！……”

司马瑜听他一阵鬼言，甚至于直接说出了冷如冰的名字，不禁大是生疑，一把扯住他的衣襟厉叫道：“冷如冰怎么样了？”

相士白眼一翻，举起手中的报君知笔直对着他的指骨上敲下来，以司马瑜此刻的功力，便是钢刀也难以伤得了他，可是这相士的铁片仅只轻轻一击，却令他感到一阵澈骨的痛楚，大叫一声放开了手。

相士从容地施施离去，口中还朗声吟道：“面向东，寒夜风，盈盈一水两岸通。月将沉，星无痕，离人思妇欲断魂！切记切记！山人去矣！”

司马瑜在惊痛中回过神来时，那相士已去得无影无踪了，只有空际还飘益着他朗朗的歌声！

司马瑜一则心急于冷如冰的噩耗，再者也惊于那相士的身法与功力，痴痴的站在当地，竟不知如何是好！

半天之后，他才从紊乱中安定下来，首先他推定那相士一定是位隐名的高人，而且对自己决无恶意！

否则以他那轻轻一击，即令自己疼痛难当而没有伤及皮骨，足见他比自己高明多了，他若要杀害自己的话，只是举手之劳，然而他并没有那样做！

既然他对自己没有恶意，则他所说关于冷如冰之事，也

一定不会虚假，他与自己厮磨半天，只是为了告诉自己冷姊姊的消息！

他知道冷姊姊蒙了难，又不肯多透露一点，究竟是什么居心呢！

司马瑜在心中又将相士的全部谈话也重新回味了一遍，依然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可以作为进一步思索的资料！

最后他才想到相士临去时所唱的歌了，那些歌词毫无意义，为什么他要加上一句“切记”！“切记”！两声招呼呢？

他本是绝顶聪明的人，冷静地想了一下，突然以手击额，连连骂自己道：“该死！该死！怎么连这么简单的哑谜都解不开，真是枉读那么多年的书了！”

“面向东”！则背所对之处一定是“西”。

“寒夜风”！因事思象是个“冷”字，

“盈盈一水两岸通”！明明白白是指桥而言。

“西冷桥”！这三句话已经指出地点了！

“月将沉！星无痕！”是指时间，现在正是三月中旬，月沉星暗，应在二更时分。

“离人思妇欲断魂！”是说明冷如冰的处境，那个时候她可能会有性命之虞！

“冷姊姊在嘉兴城中已经受到薛冬心的指点传授，功力大有进境，天山绿梅谷中守制一年，对于上清功笈也大有参悟，比诸自己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是谁能令她陷入危境呢？”

“冷姊姊都受制于人，我能救得了她吗？”

“对头是那一路人物呢？方今江湖中黑道已鲜有高手，正道人物又不会与冷姊姊为难的……”

今天那个神秘的相士也不知是什么人物，敌友难分，是敌！他怎么不加害于我！反而告诉我冷姊姊的消息！是友！他

功力比我高多了，也比我早知道冷姊姊的下落，为什么他不出手救冷姊姊呢？”

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在他心头一一掠过，刚刚才冷静下来的头脑中立刻又充满了紊乱……

“不管怎么样，今夜西冷桥一定要去，拚死也要救出冷姊姊，不然的话，我就与她并骨桥下，做一对同命鸳鸯吧！”

“对薛琪！因为她是方天华的女儿，我不能再爱她，对靳春红！我们的感情只在有无之间，只有冷姊姊，才是生死同命的伙伴，把一切都归诸于命吧！”

在千头万绪中，他作了最坏的决定，然后抬起头来，背负着双手，悠悠去欣赏湖上的春光。

同时他的心情也感到了无限的平静。

三十六 桥下奇遇

西冷桥上的月夜透着份外的凄凉，纵然是蒲苇青青，荷叶正浅，料峭春寒中，一声唧呀，打水道上缓缓地荡来了一艘巨舫，舫舱的碧纱窗上，透出了蒙蒙青光，简或也映出了人影幢幢！

司马瑜卷身在桥洞的石墩下，藏在桥柱的阴影里，轻易是不会被发现的，但就是被发现了，也不会引人注意！

原来他在黄昏时，忽而灵机一动，将身上的襦衣青衫，与一个乞儿对调了一下，因以此刻敝衫蓬头，涂泥赤足，乍然一看，只不过是一个无处栖身，聊借桥下以御春寒的乞丐罢了！

巨舫驶至西冷桥畔，慢慢地停住了，看那巨舫的型式，气派非常豪华，好象是什么巨室富豪的游舫，然而深更半夜，泊停在这荒凉的地方，实在有点不伦不类。

司马瑜心中猛烈地跳动着，根据那相士的暗示，冷如冰一定是在这船上，因此他忍不住就想上去一看究竟。

身子刚一移动，不知为了什么，猛然又缩了回去，仍照先前那姿势卷了起来。

接着船上发出一个苍劲的喉咙问道：“王三，去看看这附近还有什么人没有？”

那个被叫到王三的想是舟上的船夫，闻言立刻回答道：“启禀师爷，别的地方都没有人，就是桥洞里有个要饭的叫化

子！是不是要把他给打发了？”

司马瑜闻言心中立刻一惊，自己在天色乍暗时就躲了进来，刚才不过稍稍动了一下，就被人家发现了，而且这桥下黑暗异常，对方不过是一个船夫，却能在一瞥之下，把衣着与打扮都看得清清楚楚。

震惊之余，却又有点欣喜，幸好自己换了衣服，否则岂非立刻就要被人识破行藏，但不知人家又会如何打发自己，构思未及，那舱中苍劲的喉咙又说话了：“算了！一个丐碍不了什么事，你去叫他安静下来吧！”

王三答应了一声，立刻有一道黑影象箭也似地射了过去，伸手就点了他背上的软麻穴！

司马瑜本来已准备发作的，及至辨明那人出手的部位时，立刻放弃了抵抗的意图，乖乖接受制裁！

原来这软麻穴受制之后，通常人都会失去知觉，三个小时自动醒转，司马瑜此刻生死玄关已通，对于那一点已经毫无所觉，但他还是装着受制一般，身子先是一震，继而软软地爬在石墩上！

那黑影等了片刻，见他毫无其他反应，才放心地飞回船上报告道：“启禀师爷！已经解决了！”

苍劲的喉咙哼了一声才吩咐道：“把窗子打开，通知主人说一切都准备好了！”

王三又答应了一声，接着舱上的纱窗——那打开了，司马瑜紧张地向舱中望去，却不禁大失所望！

他原先以为冷如冰会在船上的，谁知这仅是一艘空船，除了一个白花胡子的老者之外，另有一个浓眉粗眼的大汉，根据他们刚才的对话，这老者定是所谓师爷，那大汉则无疑的是船夫王三。